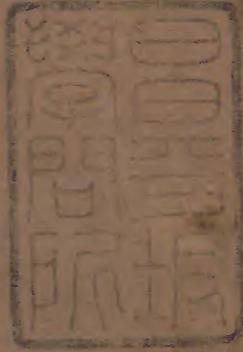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

下目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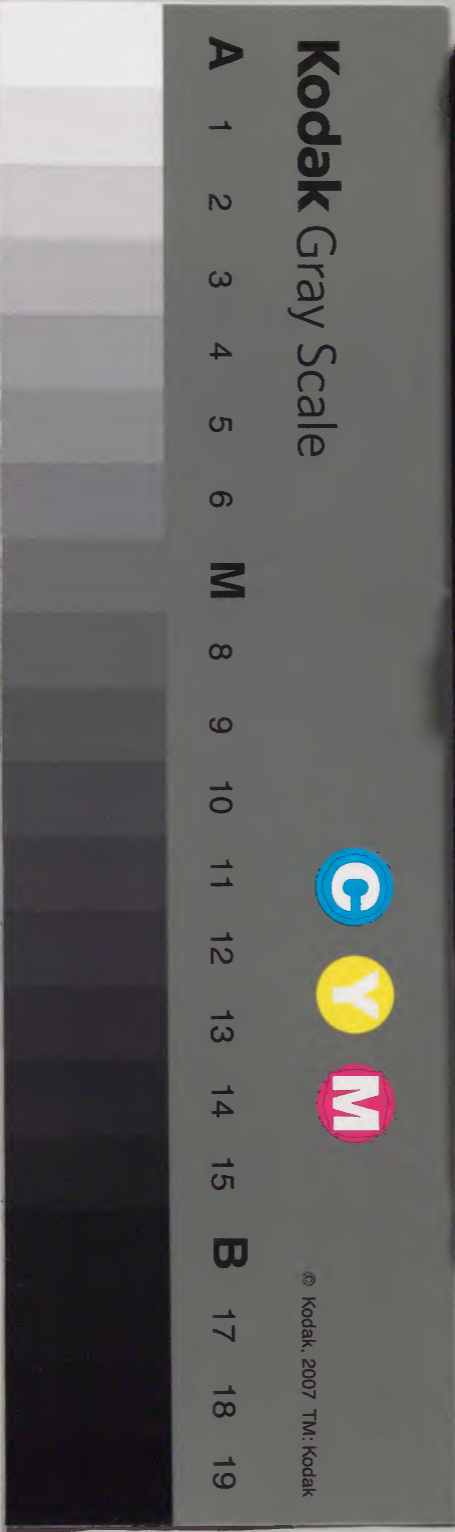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二	一	五
一	三	七	九
六	七	一	九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二	二	二
書	一	九	六
六	九	六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16	
冊數	59 (43)		
函號	286	63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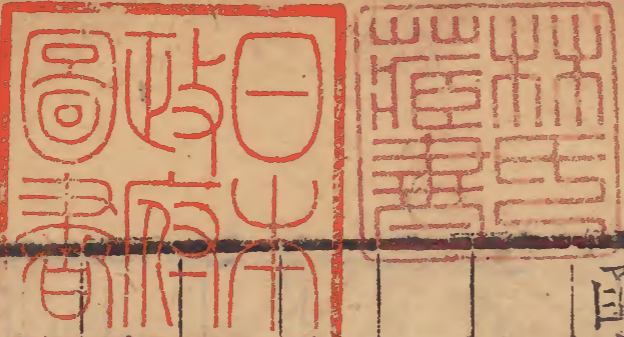
國史下編卷之四

時令記

昔自在古。歷建正。首於甲寅。於時孟春。撫十二節。卒于丑。行於陰陽。稟於日月。日月成。故明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雌雄。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既于東。起明於西。四時之所序也。春作夏長。秋斂東藏。四時之所運也。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時在而平秩之。則奉天之時。為地之生。滋物曲之利。以成人官之能者也。故曰天地之化。運諸氣。天

時郡鄧元錫著

庫



地陰陽之氣隨乎時。時也者，天地之所以開人。聖人之所以奉天。王事之首務也。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事易壞而難成矣。自唐虞曆象日月星辰，若昊天以敬授人時，虞始受終，實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得天統於天，時尤重慎，故其誓之誅以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為稱首，而羲和昏迷天象，胤后申政典，徂征書具錄之。孔子欲觀夏道而之祀，然不足徵也。曰得夏時焉，或曰時，夏小正之屬，而月令主夏時，得孔子之意，其在于周，天子常以季冬正歲，年以序事，序事者，序時所當張施之事，頒之于官府，都鄙也。頒來歲十

二月之令于諸侯，諸侯再拜，廟受而藏諸。迨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焉。周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春秋書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是後告朔益稀絕，而餼羊所供為具文。子貢欲去之，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謂禮廢既久，庶明王復興，紹明而稽用之。令上無逆天，下不違人以臻于大順，其極使陰陽和平，百穀豐成。太平治而王瑞至，則仲尼之心也。而備見於春秋。春秋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時，正者王之令。明上

法天之所爲。下正其所爲。以是爲天人之大統也。爾。世雖莫能遵用。而其時先王奉天若特之令。甚具。人猶知誦習語說。以相命。單襄公述先王之令曰。辰角見而雨畢。雨畢而除道。角大角也。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天根亢氏之間也。本見而草木節解。草木節解而備藏。本氏也。氏之言祗也。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駟天駟也。火見而清風戒霜。戒霜而修城郭宮室。大火心也。述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楬。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順時宣令。安利其生民也。故國有郊牧。疆有寓望。

藪有圃草。囿有林池。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故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國有班事。縣有序民。此先王之令也。宣元年。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土降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之。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腊魚鱉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設筭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翼鷖卵。蟲舍蜺蜎。蕃庶物也。今魚方別孕而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

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必藏罟以識吾過。里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爲不忘也。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罍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墨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

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天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其奉政令。凡如此。秦悖天虐民。自以爲當水德而帝。法嚴令峻。幾合五運之數。以天下爲恣睢。訖用無後。迨漢得天統。高皇帝時。令大謁者章。下羣臣議。天子安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何。御史大夫昌。與將軍陵。太子太傅通等。議天子所服。春夏秋冬。當法天地。順

四時以治國家。順是以下。自王侯有土之君。及兆民皆如是。以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此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謹條上。於是命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人各職一時。條天子居處服用之節。與所宜行之令。以聞。而文皇帝春和賑貸之詔。茂對時育物之意。益然。其罷軍卒祠死事。頗非時節。太子家令錯。輒言其狀。宣帝時。丞相魏相。數采明堂月令論奏之。其言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

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各有時也。張晏曰。木為仁。

仁者生。生者園。故為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

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飭。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少木茂。鳥獸蕃。



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究。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陛下恩澤甚厚。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成哀間。政益衰下。公卿奏請。多違時令。李尋刺之。以謂喜怒賞罰。不顧時令。雖有堯舜之心。不能致和。譬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

汗出種之。然猶不生也。宜令侍中尚書。皆通知月令之意。以議政糾事。後漢明章。尊重經學。屢下勉順時氣。重正慎微。勞農息事之詔。而大臣魯恭。陳寵之倫。亦各條月令以爲言。歷代遵用。迨魏晉六代。有其舉者。然莫能精也。唐貞觀中。復修四時讀令之制。命有司。因禮記月令文。以時增損。月讀之。百官之長。悉升殿坐聽。玄宗命太常卿韋縉。定以爲禮記首篇。講官以每月朔。奏讀一篇。易名時令。四孟輒親迎時氣。故唐治最貞觀。次者開元。後益稀濶。至宋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時令。別行。已詔學士賈昌朝。丁度等。采

宋律歷典禮百度昏曉中星約歲時所施行者撰次
爲宋時令敕以時宣讀後不果行。

明興

高皇帝迪知天人之合陟降欽若改前代司天臺爲欽
天監以奉順天時協和陰陽嘗特置四輔官兼太子
賓客位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

太廟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諸儒王本李
祐龔敷爲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
未備賜坐論道圖像賜衣甚寵後多罪廢因罷不設
而規模至弘遠矣禮夏小正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

小著名也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
宿荒其訓其小之云者弗詳弗全之謂爾非微之謂
也由周語單穆公所引夏令時倣之文推孔子所稱
之夏時則知其全者其大者也亦何啻是今無傳惜
哉其月令傳曰陰陽生物之序王事之倫莫大於月
令蓋昉於夏時及周而大備所傳術文義深遠宜周
公所著也故官號職司與周官不異周書七十二篇
而月令第五十三秦呂不韋招儒生著呂氏春秋取
月令各竄其篇曰十二月紀而頗有損益故雜見秦
官漢戴聖記禮四十七篇因取爲第四篇而淮南王

國史下編 卷之四
安著書所取篇第亦同。故蔡邕以爲今編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作。非也。蓋原本於古書。還觀小正月令。天人合矣。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暘。候在氣。梯秀榮華。候草木蟄。粥陟降離隕鳴。候鳥獸無不司者。而國政達焉。民事則焉。以欽若而奉天。故以爲王事之書。至唐柳宗元始著非之文。其旨曰。賞爲勸有功也。必以春夏。不巳怠乎。罰爲懲有罪也。必以秋冬。不巳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宋劉敞具論其不然。曰。柳子之所刺。平世之法也。其所稱制軍之令也。聖王之治。官得其職。

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賞以春夏。罰以秋冬。何怠且緩之有。惟軍制有之。賞不逾時。罰不終日。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成敗呼吸。故激勸驟迅。所謂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平國之治也。且夫爲善者終身誠之。其不爲不善也。終身懲之。今一以春夏賞而已怠。一以秋冬罰而不懲。是名爲善。名不爲不善。而實僞也。何賞罰之有乎。夫春秋者。天地之和氣。所以施生也。人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地之義氣。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譬之。猶晝於外而宵內也。王者之賞罰順。

大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莫不悅而順
 至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士大夫悅而言之
 曰君猶順王則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
 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所以達天下之大教也夫君
 子於祭於器固時有夜於外晝於內者矣然焉可常
 也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其大
 較固晝出作而晦入息也故兵志有不踰時之賞矣
 王令終不以不踰時之賞而賞不春夏有不踰時之
 罰矣王令終不以不踰時之罰而刑不秋冬柰何其
 執兵志之賞罰而以于王治之正也古紀候之書周

書有時訓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訓鴻烈有時
 則同異互出大抵宗夏小正而詳今及見古之時正
 令善則小正月令存焉故具論其文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躔此言

昏參中斗柄建在寅旦

尾中其日甲乙木屬其帝太皞木德之君其神勾芒
 木官之臣也其蟲鱗東七宿為蒼龍其音角調樂主
 角角木生有芒角也律中太簇太簇寅律其數八八
 木成數也其味酸木曲直作酸其臭羶羶木氣也其
 祀戶祭五祀時各專其一戶奇在內象春陽始出也
 祭先脾從木所勝也於易為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萬

物之所出也。其候東風解凍。小正曰時有俊風。俊風大風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合水必於南風。解水必於南風。故大之蟄蟲始振。小正曰始啓蟄。傳曰陽瘳憤盈。土氣震發。故蠕動始蘇。蘇而振也。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後物生。廌北鄉。鄉其居也。廌以北方爲其居。生焉長焉。乃南曰遘。曰來賓矣。雉震响。震振响。鳴。雉鼓翼而鳴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先聞。故震响候雷也。魚上冰。小正曰魚陟負冰。魚潛類乘陽動上浮也。獺祭魚。材非其類。以養其類。天之性也。記曰獺祭魚。而後漁人入澤梁。圍有見。非詩曰獻羔。

祭韭。寒日滌凍塗。塗凍液而澤。澤蒼滌也。曰寒日。則日猶寒也。田鼠出。田鼠噉鼠也。先此穴藏。爾雅疏。煩能藏食者。其令農緯厥耒。緯束也。初歲祭耒。始用暢。祭先農。鬯果重禮也。農率均田。率循也。曰均田。古田必均也。循所均之田而視焉。嚮且耕。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曰及。急以時除田也。服田。先公而後私。曰初服公田。紀服田之始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始苗也。柳梯。茅始生曰梯。柳生始綻如梯也。梅杏棗桃。則華。棗桃山桃也。緹縞。縞沙隨緹。其實也。鷄子粥。孳伏。粥養也。天子居清陽左个。乘鸞輅。車有鸞。馬八尺以鈴而名。駕蒼龍。上曰龍。

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蒼青東方色。食麥與羊。其器
䟽以達。羊木畜。䟽達木德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
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
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于
東郊。還。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於易三陽開爲泰。故
慶賞先朝。上下交乃通也。下及兆民。不積重於上也。
母不當。雖有大賚。不佚富善也。是月之吉。冢宰始和
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
治象。挾日而歛之。小宰帥治官之屬觀之。徇以木鐸。

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於是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
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
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
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與
更新之道也。於是司徒懸教象。施教灋于邦國都鄙。
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宗伯懸禮象。亦如之。司馬司寇
司空懸政象。刑象事象。亦如之。象而懸之。式是典常。
昭視聽。一其心。重始敬正之道也。乃命太史守典奉
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母失經紀。以初
爲常。慎履端之義也。是月也。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

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日善日也。郊用上辛。取新義。祈穀。穀生德之本也。耕籍自天子而降。班以終畝。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種之種。獻之王。重生德之本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遂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重農王事。

之首務也。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從陽來。習舞。暢陽也。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大產物之報。犧牲母用牝。得孕字。遂生也。禁止伐木。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夭飛鳥。母麝。母卵。達有生之萌也。生道被草木昆蟲矣。母聚大衆。母置城郭。土木所勝。且妨農也。掩骼埋胔。生道被朽骨矣。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生德天之道。生脉地之理。好生人之紀也。而威莫疾於兵。故戒之。爲兢兢。孟春行夏令。則水雨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竝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首種稷也。夫三時之令畢用。而失時則戾。故王者奉天而謹時。仲春之月。日在奎。降婁之昏。弧中。斗柄建在卯。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律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前此多雨雪也。桃始華。氣暢已。生氣見者。先草木。鷹化為鳩。生育氣盛。鷺鳥感而變。而神其可知也。往耰黍。禪治燠矣。可單夾事耰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大粥。養也。言羔初大。能食草木。不獨食其母也。倉庚鳴。黃鸝榮莖。采繁。董

芳勃。繁。母繁。皆豆實也。昆。小蟲。抵。抵。昆。眾。抵。推也。推。蠶卵為祭。醢也。剝。鱓。作鱓。為鼓也。榮。芸。芸。始華也。名一能辟蠹。七里香時有見稊。始收稊。爾雅以為莢稊。是也。時始見而收。蔓。難。莢也。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倉。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達。養氣也。擇元日。命民社。司馬教振旅。以蒐。火弊獻禽。遂以社。羅氏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社為農祈年。教振旅。明收衆。專於農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順生德為寬仁。是月也。玄鳥至。小正曰來降燕。乃睇。是也。燕冬而

藏莫見其始出故紀降及睇睇視也視可爲室者至之日天子以太牢祀於高禘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燕嗣續之道也綏多士女綏安也冠而娶安之也周禮媒氏中春令民會男女無故而不用命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欲及時也奔者不禁奔言遽而昏不必禮備欲及時之亟也記曰奔者爲妾是也泆而奔禁之矣是月也日夜分分之日天子以其旦朝日于東門之外敬天而主日日陽精陽氣之所司命也籥師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迎陽氣導宣之也迎暑以

晝求諸陽幽七月言寒暑之事笙歛之求以類也雷乃發聲始雷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重始雷敬天威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法天時之中中乃均也是月也耕者少舍言無或舍息急農之至也乃脩闔扇寢廟畢備爲時禱備也記曰脩其祖廟母作大事以妨農之事事莫大於農也是月也母竭川澤母漉陂池母焚山林全生德也天子乃鮮羔告司寒開冰治鑑焉先薦于寢廟上下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小正以為萬用入學。萬千戚舞也。播樂暢矣。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于上帝以配祖考而樂之用極此也。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前此母札已焉。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災。季春之月。日在胃。大梁之夜昏七星中。斗柄建在辰。參則伏。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辰律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小正以為拂桐芭言桐芭始生拂拂然也。田鼠化為鴽。鴽鴽也。虹始見。萍始生。攝桑。桑始芽。可攝也。桑攝而記。急蠶也。萎揚。戴傳曰。死楊也。楊則苑也。犂羊。螿音解則鳴螿。螿螿也。采識。爾雅以為黃蔭。花小黃。中心采之為菹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如仲春。是月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鞠衣。衣黃如鞠象。桑始生。色薦之為先蠶。薦也。命舟牧覆舟。為漁備。五覆五反。乃告舟具。天子乃乘舟。薦鮪于寢廟。夫鮪也。時物也。薦之時。薦也。事如生之道也。乃為麥祈實。麥始

秀也。豈因薦鮪祈與。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於
易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勾者
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地之化顯諸仁也。天子
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
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於易卦為夬。其
傳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蓋取諸此也。居
德則忌。惡澤不下流。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
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
通道路。毋有障塞。達天澤。壘壘。故水不逆行。為災焉。
是月也。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禁

殺。全生道也。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且蠶矣。具曲植籩筐。妾子始蠶。執養宮
事。養宮。蠶宮名。卽事。自卑者始也。后妃乃齊。親東鄉
躬桑。周禮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是也。
禁婦女母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母觀。禁為容觀也。婦
便中饋。織組之類。省之。專粥蠶。蠶事既登。分繭。稱絲
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勸婦事焉。爾。是月也。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一。皮革筋一。角齒
一。羽箭幹一。膠脂丹漆一。材母或不良。為工備。百工
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時陽盛。戒汰淫也。是月之末。擇吉大合樂。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視樂。樂者先王所以助流鮮澤。暢大化者也。是月也。乃合羣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牛以祀。馬以戎。國大政息。蕃之也。命國難九門。礫禳以畢春氣。溫氣蘊不宣。必且為殃。疾故達之。是月也。司燿以火見出。火民咸從之。蓋始鼓燿也。頒冰。傳以為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蒙恩者。前啓冰以薦。不畢頒。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痰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

兵革竝起。孟夏之月。日在畢。

實沈之次

昏翼中。斗柄建在

巳。旦婺女中。昴則見。其日丙丁。丙丁火也。其帝炎帝。

赤精之君。其神祝融。火官之臣也。其蟲羽。南七宿象。

朱鳥。其音徵。徵物生。盛大繁祉也。律中仲呂。巳律其數

七七。火成數也。其味苦。炎上作苦。其臭焦。火化氣也。

其祀竈。主火祭先肺。火所勝也。鳴蜚。鳴蜮。蜚寧縣。爾雅

似蟬而小蜮。屈造之屬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蜚。蜮

螻蝈鳴。陰伏物乘陽氣而聲。囿有見杏。杏始見。實也。

王瓜生。感火色而生。苦菜秀。感火味而秀。小正曰。王

荇秀是也。取荼莠為君薦。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

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朱赤南方色高粗長大象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施德厚廣也於易卦爲離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禮南方之德樂陽氣之盈也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言簡材德力也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方長乎欲勿壞方高乎欲勿墮遂其性也母起土功母

發大衆毋伐大樹惡傷盛長氣且妨農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史謂閭師坐左塾令民畢出是也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重農穀且止殺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是也是月也聚蓄百藥百草入夏而成蓄之供醫事靡草死草枝葉靡細者陰類感陽盛而死也麥秋至時雖夏於麥爲秋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陽中有殺象德中有刑而刑終德也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

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註重醑曰
酎。執陟攻駒。傳曰。執者離之去母。陟者升之。君御攻者。教令服車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之月。日在東井。鶉首之次昏亢中。斗柄建在午。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午律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暑未甚。盛也。螳螂生。鶡始鳴。反舌無聲。鶡鳩也。亦名博勞。感微陰而鳴。反舌。百舌也。前此百舌。今反無聲。天道

背時者廢已。蜉蝣有股。殷盛也。一名渠略。陸佃曰。甲

有翅能飛。樊光云。糞中蝸蟲。隨陰雨時出。朝生夕死。時有養日。養長也。夏

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曰興伏。不知其生死也。唐蜩鳴。

唐蜩。蟬也。糲黍菽糜。糜。赤梁粟。煮梅為豆實。畜蘭為沐浴

及佩也。注。今澤蘭。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

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氣高以粗。養壯。狡壯。

大狡好也。掄民間拳力武勇之士。養之。以為夏官使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調竽笙箎篥。飾鐘磬祝敔。陽成形。故脩樂器也。命有

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雩。吁也。吁。嗟

歌泣以祈神。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故雩祈祭也。亦以爲早禱。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啓灌藍蓼。令民毋艾藍以染。傷藍穉。灌之養之也。毋燒灰。呂紀作炭是也。木方盛。毋苟傷。毋暴布。布陰功。不以干盛。陽。故暴用秋陽也。門閭毋閉。關市毋索。四通六闢。達陽氣之道也。挺重囚。益其食。行寬大之政。發重陰之錮也。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小正曰。頒馬。謂頒駒。夫之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至之日。天子以黃琮禮地。祗于北郊。方澤。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

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無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陰主靜。曰晏。安微陰。謹坊。陽備陰也。鹿角解。半夏生。木董榮。申夏日至。候山虞。斬陰木。柞氏作陽木。慎扶抑之至也。是月也。毋用火。南方物忌太盛。司馬教。菱舍宿軍。示軍宿不用也。車弊。獻禽以享。祔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膳特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傷於疫。季夏之月。日在柳。鶉火之次。昏火中。斗柄建在未。旦奎中。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
律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温風始至
風主涼時熱極而温蟋蟀居壁始生土中居其穴之
壁未飛也鷹乃學習陰氣萌數飛也腐草爲螢感暑
濕而化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龜鼉龜易致言取
蛟有鱗甲難伏言伐龜神可决吉凶尊之言登也命
澤人納材葦葦可材入之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
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
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

差忒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
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順時文明用致
飾且豫報祀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
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
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
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必有天殃是
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因天時爲地美利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
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

不時鷹隼蚤鷺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
帝黃精之君其神后土土官之臣也其蟲倮倮人類
人爲之長則受中以生也其音宮宮中也居中倡四
維律中黃鍾之宮爲天統爲七聲綱爲八十四調之
宮其數五土成數也其味甘稼穡作其其臭香其化
氣也其祀中霤中霤古陶複穴天光所從入而名因
以爲室中神祭先心心人之中也天子居太廟太室
乘太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
器園以閔黃中色稷元種牛土畜園以閔象土德之
容也土寄旺四時而莫盛於季夏於易卦爲坤坤也

者土也致役致養也土乘其王竭精華養萬物也季

夏火金之所交也天地之中也出入循環生克嗣續

所以不窮也故聖人貴焉淮南記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阿包裹覆露無不

囊懷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稱鷺養老衰弟死問疾以送萬物之精孟秋之月日在翼

鷓尾之次昏建星中斗柄建在申漢案戶案戶直戶也古戶皆南向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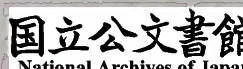
女正東向且畢中斗柄縣在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

白精之君其神蓐收金官之臣也其蟲毛西七宿象

白虎其音商商章也言物堅強可商度也律中夷則

夷則申律其數九九金成數也其味辛從革作辛其

臭腥金化氣也其祀門門偶在外外陰祭先肝從金



所勝也。其候涼風至。白露降。暑退已。寒蟬鳴。感秋氣。聲變而淒清。鷹乃祭鳥。始搏也。秀萑葦。秀而後可材。狸子肇肆。肇始肆。遂也。時有霖雨。潢潦生華。莊子秋水時至。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方以北候也。爽死蘋秀。灌荼。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白馬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戎路。兵車。白西方色。廉深。金德之藏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賞軍帥武人於朝。重武事。而主賞。

王者以施惠爲大德也。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天德威兼。舉王。文武並用。其道一也。然先後異嚮。爲教遠矣。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官。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義以肅用矣。終不可以羸。陽饒陰乏之義也。故必端必平。無不慎之謂嚴。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圮垣墻。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

使出大幣。違收斂之令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仲秋之月。日在角。壽星之次。昏牽牛中。斗柄建在酉。旦紫鵠中。辰則伏。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律金。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於易卦爲兌。兌西方之卦也。萬物之所說也。青風至。青風疾風也。鴻雁來。玄鳥歸。群鳥養羞。養羞羞所養也。蓄之以御冬。剝瓜。玄校。剝棗。栗零。校玄。黑色可用。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

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振衰陽之道也。乃命司服。具飾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時物可成。度矣。故理陰功也。是月也。司裘獻良裘。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天刑天則。過之違天也。傳曰。違天不祥。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教美報之道也。天子乃儺。以達秋氣。秋氣陰氣也。過時陽暑。緼故。達之。籥師夜擊土鼓。歛幽

頌以迎寒。迎陰也。迎寒以夜求諸陰。迎寒暑成歲功。陰陽仁義之總也。是月也。日夜分。天子以其臚。夕月于西門之外。月陰精。陰氣之所提衡也。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數者王事之平。而易折閱。故春秋謹平焉。是月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孟秋令之。此申趣之。務及時也。乃勸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傳曰。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可博種。續舊穀之盡。待新穀之登。故急之。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明陰陽大分也。爾。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在房。大火之次。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成律。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於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於卦運為剝。故戰且傷焉。鴻鴈來賓。小正曰。遘鴻鴈。

鴈生長於北其南也留遺如賓然陟玄鳥蟄陟而後
蟄也禮重玄鳥來降睇陟蟄必記重之能罷豹貉馳
鼪則穴爵入大水為蛤陽伏已鞠有黃華小正曰榮
鞠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
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
無有宣出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乃命
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
敬必飾上下命樂正入學習吹吹陰氣習之以嘗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饗嘗美報也嘗

之日命宗伯涖下來歲之芟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
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
近七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五穀皆
入視歲豐儉制國用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
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旗旒授車以級
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朴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
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周禮司馬以秋獮教
治兵羅弊致禽以祀祊是也王獮而行羽物獮之日
宗伯涖下來歲之戒是月也火伏納火止鼓鑄國失
火焚萊則誅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為寒備前此禁

之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
 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民息
 已。易於履霜。知堅冰。蓋其豫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刑與罪相得。決之。奉天威。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
 宜者。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噎。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
 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孟冬之月。日在尾。析
之昏危中。南門見。旦七星中。織女正北向。其日壬癸。
 壬癸水也。其帝顓頊。黑精之君。其神玄冥。水德之臣
 也。其蟲介。北七宿象龜蛇。其音羽。羽字也。物聚藏。宇

覆之也。律中應鐘。應鐘。亥律。其數六六。水成數也。其
 味鹹。潤下作鹹。其臭朽。水化氣也。其祀行道神。祭先
 腎。春夏秋皆從所勝。惟冬否。天一所生。生德之本。不
 可勝也。其候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
 見。飛化潛。而陰陽辨極也。黑鳥浴。黑鳥。烏也。飛乍高
 乍下。曰浴。時有養夜。詩曰。夏之日。冬之夜。天子居玄
 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彘。其器閔以奄。玄。驪。黑。北方色。中閔。外奄。藏德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賞死事恤孤寡。迎氣反必賞罰不亟疾也。獨所賞異施以奉時。是月也。命司徒祀司民。祀之日司徒登萬民之版。獻之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重民也。命太史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是察。盡鬼謀也。卦兆吉凶之總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唯阿黨能令平者陂。正者偏反。故疾之。是月也。天子始裘。小正於季秋獻裘。此御之。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總之爲固藏。易王公設險。著之坎。坎水德也。北方之卦也。飾器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陰極而慎器紀。飭死也。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工緻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考工於成也。陰盛坊淫蕩。天之道也。是月也。大飲烝。天子命司馬教大閱。前期群吏教衆庶脩戰法。田之日。各以其旗物。鼓鐸鐺。鑿帥而至。誅後至者。乃命將帥講武。遂以狩。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乃致禽。鑿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天子乃祈。

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因
蜡而屬民飲酒。勞農以休息之。社之日。命卜來歲之
稼。是月也。命水虞漁帥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
削衆庶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若此者。行罪無赦。孟
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
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
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星紀昏東
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
其音羽。律中黃鍾。子律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賢。米益壯。地始圻。凍甚也。鷓旦不鳴。夜鳴求旦之鳥虎

始交。陰物感陽動而交也。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
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蕘。其器閔以
奄。王狩陳筋革。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
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
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
月。暢言充也。於易曰。勞卦。勞而息。休養內充也。是月
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
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瑟內也。慎防至矣。乃
命大酉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大熾必潔。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酉監之。毋有差貸。

冬宜釀。元祀用酒。豷祀也。
源淵澤井泉。水德盛。祀之。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戒慢藏傷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物成可材。舉與民同利。坊專牟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至之日。天子以蒼璧禮天神于南郊。圜丘。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保微陽之至也。至之候。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淮南

子曰。麋澤獸。性迷惑。陰故應陽生而角解。鹿山獸。決躁陽。故感陰生而角解也。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山虞伐陽木。柞氏剝陰木。陰沍凝。可材也。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從其廢廢之。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乃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季冬之月。日在婺女。之次。昏婁中。旦氏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律。丑。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

鵲始巢。雉雊雞乳。小正鳴弋。金注曰。當作鳶。玄駒賁。玄駒。螳也。賁。謂走於地中。納卵蒜。納之爲藥備。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土牛。月建丑。象土制水。用之。攘陰氣。使畢出不留。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前此分祀。歲功成。合祀之。大美報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魚冬而肥美。故親薦而嘗之。水方盛。水澤復堅。命取水。黑牲秬黍以享。司寒。乃藏冰。助固閉。用調燮也。命告民出。止種。命農計耦耕事。里宰以合耦于鋤。脩耒耜。具田器。豫飭于田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疏曰。合

族人太寢作樂以綴恩。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之饗。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爲歲反報者具矣。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以歲終息民。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飾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所宜。以歲終和法。冢宰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受其質。而詔王廢置焉。以歲終計吏治。易曰。成言乎艮。言萬物之所以成終而

所成始也。令倣之矣。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
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
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總之
十二月各有令。令各有正。政天正。令天令也。天主曰
故令先日。天經星以爲體。故令詳昏旦中。中南方之
中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理明而負幽。故南方爲其
中。天之主曰帝。其司曰神。古帝臣盡天道者。因神而
名之。蓋推人於天。明天人合也。爾。天一氣播爲五聲。
作爲五味。徵爲五色。化爲五臭。人食味聽聲。被色臭
以生。而數其紀也。故令詳律。詳數。詳色。味臭。而紀數。

天時應候而物變。故令紀物候。王法天。仁義禮智四
者。自王躬被服飲食居處用器。以至於百官萬務。有
動無違之謂順。故仁育其生也。禮養其長也。義制其
利。而智固其藏也。一法天也。陽德生。養育無傷。生道
也。生必長。宣達疏鬯。長道也。陰德肅。密理拏斂。肅道
也。收必藏。慎固無洩。藏道也。而各有始焉。中焉。極焉。
春始葆生。胠中保萌芽。生極而畢。達無壅也。長初氣
達。長中成形。形成而器。諸用則長之極也。貴持成也。
氣收始肅。肅中平成。肅漸以嚴。而嚴漸藏以固也。天
先陽而後陰。陽主而陰輔。王助生。相成持衰。陽理陰

功主於德賞而終不敢極刑威之用也。一法天也。天重三微之月。故日長短至而令嚴。日窮次月窮紀而令嚴。季夏地統之衝也。陽道之終也。而令嚴。乃三朝之旦。歲功首焉。人以爲統蓋自古重之矣。天大德曰生。土爰稼穡農。生德之本。天下之大命也。故令莫大於務農而重穀。於是乎田功與歲功相終始無窮焉。嗚呼。精微眇以通其意。存倫類以貫其理。而主之以欽抑。於王統其庶矣乎。昔黃帝之記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晏卧早起。廣步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

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茂。夜卧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華英成秀。天氣得泄。平出畢達。繼長增高。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奉收者少。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始肅。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鷄並興。使志安寂。形肅而端。收斂而寧。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蓋藏畜聚。務內懷德。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奉生者少。天明則日月不明。

故聖人後天奉時。以用晦而明。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消息發歛。而常守乎平。三公論道。以時燮理。六卿分職。以時寅亮。出則育神。入則復命。千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管敬仲之記曰。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合陰陽四時之大順也。東方主星。時曰春。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德喜羸而發生。藏不忍。行嫗養。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曰論孤幼。含有罪。二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曰凍解。脩

溝瀆。解怨赦罪。復亡人。四曰端險阻。脩封疆。正阡陌。五曰無殺麇夭。毋舉華絕芽。五政苟時。柔風甘雨。乃來。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掌生生。爲溫南方曰日。時曰夏。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脩樂。藏溥純行。篤厚。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曰求有功。舉勞力。二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民。三曰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曰求有德。賜布施利民者賞。五曰禁罝罾禽獸。殺飛鳥。五政苟時。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掌賞賞爲暑。西方曰辰。時曰秋。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

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泆。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曰禁博塞圍小辨鬪譯忌。二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曰慎旅農趣收聚。四曰補缺塞圻。五曰脩墻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羣材乃聚。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清。北方曰月。時曰冬。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質溫恕周宥。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曰恤孤獨養窮老。二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于備位。三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曰捕姦遁斷刑制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五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五政苟時。地乃不泄。太寒乃至。甲兵乃強。百穀備

孰。國家乃昌。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生皮肌膚。其德利平。用均。坦氣脩通。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通之以直。一之以誠。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謂歲德。歲掌和和爲雨。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電。此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則賊氣逆至。而國多菑殃。故聖王務合於天地。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漢董子言之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故北方之中。內

產陽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內萌陰。而養始美于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生於和。成必和。始於中。止必中。中者。天下之所始終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至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陽氣起於北。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於南。至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終歲再合。此天地冬夏之所以

爲節也。夫陰陽之合。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故能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天地之生。至於東方之中。而所生大成。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再起業。而必止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之和。故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過。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盛。而皆止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故陽者。

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極也。節者天之制也。中者天之
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莫美於中和。聖
人內居其至以立中。嗜慾不滑。神凝于一以守中。外
處其平以達和。動靜應候。喜怒度理以導和。見端而
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至也。政以此行。令
以此宣。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無菑霜電厲疾不降。民不夭札。此先王之
所以若天也。天道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
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
先德而後刑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

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理
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春夏之陽。秋冬之陰。
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
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
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以暖而春生育。天喜
志也。以清而秋殺戮。天怒志也。以疏陽而夏長養。天
樂志也。以激陰而冬閉藏。天哀志也。故曰。天乃有喜
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類之謂也。此可
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各六月。遠近同度。
而所在異處。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

函史下編 卷之四
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粟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天而不省薰與粟孰多者。用必與天戾。力雖勞。不成。是故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陰陽各居幾何。薰與粟。其用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陽者歲之主也。德者君之宗也。陰者陽之助也。刑者德之輔也。從中春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始多於陽。於是而出溼下霜。而物固已皆成矣。故九者究也。天地之功。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陰乃大出。故天之成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

此非親陽而踈陰。任德而遠刑之明效與。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而非所用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生。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人民。隨陽而興事。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三正改紀。以陽爲節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天之時有大經。聖人承之以治。春脩仁而求善。秋脩義而求惡。冬脩刑而政清。夏脩德而政寬。以順天地。體陰陽。類之至也。然而求善之時。見大惡而不釋。求惡之時。見

西史一編 卷之四
大善亦立舉之。效天當生之時有殺。而殺之時有生也。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常漸於人。若水之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不可見耳。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處是澹澹之中。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以衆動之無已時。是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常相殺而不治。世治則奉時而民和。民和則志平。志平則氣正。於是乎天地之化。精萬物之美。利興焉。世亂則違時而民乖。民乖則志僻。志僻則氣逆。於是乎天地之化。傷而萬物之災害起矣。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地之化。同者相益。異者相損。必然之數。

也。天下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所勝而死。四時之變。是已。故冬之水氣。東加春而生。乘其泰也。春之生氣。西直金而死。厭於勝也。春之所生。不得過秋。冬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故四時同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故冬水氣也。齊味甘。乘於水而美者。甘勝寒也。夏火氣也。芬味苦。乘於火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言。意以物示。故物與羣物不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故齊以冬美。而芬以夏成。齊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君子察物成。而謹告戒。故春襲和陽。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凜。就

其和也。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平。喜則反中而自攝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是謂得天地泰。聖人所以自漸於天地之道也。

之祖。其外美。對冬水。原也。養和。壯乘。故水而美。祖。主不野。故夏天之。變也。對四。同。原。各。亦。祖。宜。宜。原。西。直。金。而。孤。孤。故。春。之。祖。也。不。野。故。火。又。之。變。是。日。故。冬。之。水。原。東。成。春。而。主。乘。其。泰。也。春。之。主。也。天。下。之。變。乘。以。其。泰。而。主。乘。其。祖。也。而。亦。四。卦。之。

函史下編卷之五

盱郡鄧元錫著

歷數考

歷數之起尚矣。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而是歲巳酉十

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時惠而辰從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首欽天。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宅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殷仲春。爲春官。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正仲夏。爲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殷仲秋。爲秋官。命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敬致日短星昴。正仲冬。爲冬官。其命官之辭曰。

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帝典首欽天。天主日配以月。播五行於四時。而星紀辰次之軌道表焉。曆象之者。歷其宿留。次舍。東西南北之行象之。而人時從授也。嵎夷南交。西極朔方。測候盡四表。而命之暘谷。命之明都。命之昧谷。幽都者。主之也。日千里不同晷。而萬里同象也。出谷而明。入而昧。明而物訛。幽而物從化。時從易也。春寅賓日。秋寅饑日。冬夏敬致日。歷日而象之也。歷日而象之。欽日而若之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宵日中而立二分。永短極而立二至。歷日

與月而象之也。歷日與月而象之。欽日與月而若之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皆昏中以為紀物以為候。歷星辰而象之也。歷星辰而象之。欽星辰而若之也。以能殷春正夏殷秋正冬。平秩東作。平秩南訛。西成。平在朔易。歲功成而歷數可從紀也。歷歲功而象之。欽歲功而若之也。乃天行贏於日而盈矣。月行縮於日而虛矣。虛盈不可竭而迂矣。於是乎定之以閏。定之以閏則日月星參相得而辰從。爾是若如一日也。欽若之盡也。於是乎播諸百官。百官莫敢不祗威奉順。理陰叙陽。日星為紀。月以為量。發欽得度。燮調無方。

天工用亮。庶績熙而百代循之。以初為常也。而萬世敬天授時之典。常具此矣。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嗣是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則史佚。皆能宣明其事。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本治曆之事。占天而主日。太史氏尸之。以正歲年。叙事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以世掌天文之常。保章氏志日月星之變動。司其變。天主日。日行不盡天一度而

日一周天。天行過之。歲歷一辰。十有二歲而一周天。
月行不及日。月於日會。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
周天。辰十有二。曰玄枵。曰陬訾。曰降婁。曰大梁。曰實
沈。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曰
星紀。則日月相會之次也。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
月五星所宿留之纏合在焉。故曆者。歷也。歷日月星
辰行歷之次。而正其經紀者也。故曰。天子置日官。諸
侯有日御。以協三辰。以和萬國。而寒暑晦明。陰陽生
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軌道。而
無滯流。故能該浹生靈。範圍大化。用極乎天人會和。

之盛。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
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機祥廢而不統。魯哀公十
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螫蟲之不伏。仲尼歎之
曰。火猶西流。司曆者之過也。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
月。而春秋非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
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履端於始。重王正也。月首
王正。而四序從紀。故不愆也。舉正於中。重中氣也。月
舉中氣。而十二月得度。故不惑也。歸餘於終。重閏也。
氣有盈。朔有虛。積月餘日。歸之爲閏。而後正朔中氣。

各得其所而不悖也。舉之傷治曆之法失也。當是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於天文圖驗之事。而其石書迄于今宗之。至于戰國。竝驚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齊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也。豈不繆哉。漢興。方綱紀大基。正朔服色皆襲秦。而莫之能改。是時北平侯張蒼主顓頊曆用之。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睹其真。至武帝元封元年。漢

興百有二載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御史大夫寬。與博士賜等議。皆言古帝王創業改制。前後不相復。所以明受命於天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以二代在前。可推明。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定明制。爲萬世法。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姓等奏不能爲筭。願募治筭者。造密度。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乃分東西。立畧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

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行月弦望乃以前曆太初
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
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南斗牛間太
歲在子得初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闕運筭其法以
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
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
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
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歷也與鄧
平所治同於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筭如闕平
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

籍半日名陽曆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而後月生
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群臣便議上上使校律曆官淳
于陵渠覆校律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
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
八十一分曆罷廢尤踈遠者十七家乃下詔以元封
七年爲太初元年先是秦用建亥之月爲歲首漢興
因而不改至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實始行夏時色
尚黃數用五更百官號名協音律定宗廟之儀爲典
常垂之後世而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張壽王言更
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妄人治歷大中丞麻光等二十

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于上林清
臺課諸曆䟽密十一家盡六年而壽王課最䟽遠太
初歷第一。卽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
蓋自太初起歷盡元鳳六年三十有六歲而是非堅
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
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春秋推法密要
其書曰夫易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動作禮誼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旤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

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
以禮舉其中樂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而作
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典曆始曰元傳曰元者善之
長也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三體
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
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
之以爲實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爲天地人之統老
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
施化故每辰以三統之數積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
三乘之周十二辰得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實如法得一黃鍾初九律之
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孟康曰以
六乘黃鐘

之九得五十四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
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二而六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

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
孟康曰異類為子母謂黃鐘

林鐘也同類為夫婦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
謂黃鐘以大呂為妻

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
子孟

曰謂東方甲乙南方丙丁之屬分在五方故五聲屬焉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

五味酸苦甘辛鹹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之所受以生

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
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十一

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央元氣也為黃

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為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

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春秋元以統始易太極

之極也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月必書王易

三極之統也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

時月建分至啓閉之候易八卦之位也朝聘會盟象

事成敗吉凶大業之効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

四時四也合之為十而五體以成以五乘十大衍之

數也道居一而不用其餘四十有九所用也故著之

為數兩之以象兩參之以象三四之以象四時歸奇

象閏十九 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滿十及所據一如九則為閏師古曰奇居宜反

之因以再劫兩之 劉攽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得二百九十四四之得一千一百七十

六象閏所據一加之為一千一百七十六兩之為二千三百五十二是為月法之實如

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是以能

生吉凶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天終九地終十并終數為四十有九易

窮則變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為會數參天數二十

五兩地數三十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周於朔旦

冬至為會月 孟康曰會月十七章之月數也得朔旦至日與歲復九會而復元

孟康曰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月數也所謂元月黃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

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

至也啓閉者節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而中必

在正數之月故聖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

得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

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

劫之餘為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

也朔不得中為閏言陰陽雖交不得中則不生故日

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

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 孟康

曰易傳歲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所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易爻有九

六七八。百六與三百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為四百八十歲。次四百八十陽九。如淳曰。六八四十八。為四百八十歲。有九年旱。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斗端之綱。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

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三統合於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蘖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易曰。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辰星。土合於填星。故歷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變而成卦。四營成易。

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得乾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兩之得坤之策。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百。陰陽各一卦之微。筭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伸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爲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

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蓋漢曆莫善於太初。主布筭而法原於易。春秋太初曆施行百十年。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永平中。詔歷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其後竄譎。邊韶、馮光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爲建元之本。必先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正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相應。不可復尚。君更三聖。其元則上紀開闢。

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當是時。儒者蘇况、郎顛、張衡、蔡邕之倫。竝能參互天文。而衡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以測天行。又作候風地動儀。以測地動變。自有載籍而來。未有也。其志曰。天之動也。一晝夜而運過一週。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所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二遠三。謂

之弦相與爲衝。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復。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辰移。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是謂冬至。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是謂夏至。長短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

之。然後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結系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管于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衝。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速遲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也。夫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永光中。正月十六日。月有食。而四分歷推以爲在二月。踈闊。於是會稽東部尉劉洪。悟以爲四分踈闊者。以斗分太多。乃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有五爲斗分。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追月及五星之行。推閏月。推弦望沒。推合朔之度。推卦用事。推五行用事。推加時漏刻。皆依易立數。名乾象曆。蓋始悟月行有遲速。以日行課其踈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裏之度益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

焉。自是代有脩改。皆時有測悟。斟酌倣之。而所由無常。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本乾象法。名景初。晉因之。名泰始曆。皆小益斗分。求加之以爲名。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半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濶。於是卽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獨用泰始曆。而三紀甲子曆。與李脩卜顯所造乾度曆。皆不果施行。宋元嘉中。前歷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

承天悟以為朔望弦贏縮不辨知也。於是即朔弦望皆定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新立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循用之不改。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為甲子元曆。未上。梁天監中。冲之子散騎常侍暉疏上之。具言先臣在晉。仰尋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而不能相通。之。異權度。即輕重長短。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躔

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一陽始。萬物萌於此。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為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獨即狐建星以為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暉所上歷。與舊歷對課。疏密。冲之歷皆密。而大明歷遂行。亦曰甲子元曆其在北元魏至隋。歷凡數變。行之數十年。輒差。至齊宋景業。援圖識作天造曆。逆以為文宣受命之符。道士張賓稱曆

數有代謝之徵。逢隋祖造己巳元曆。則其舛無惑也。其後行張胄玄所造大業曆。而信都劉炫以胄玄竊其所爲書。依違其間。未臻其妙。條駁五百三十六事以上。而幸臣多左右胄玄者。又會焯卒。事竟寢。善乎杜征南預作春秋長曆。推言之也。其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以其精動者也。新故相涉。因不容無毫末之差。積久而遂失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其理也。易於革。繫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也。言當隨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爲合以驗天。至哉言乎。則知改歷之初。人矜其智。自詡

精眇。更相疵詆。以爲名高。究之皆爲合以驗天。何言之頗也。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曆。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爲。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疎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以獻其法。損益中畧術。以考日爲木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爲密。詔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參行。至開元中。日蝕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曆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爲大衍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曆議十篇。上之。頒于有司。時善爲筭者。瞿曇譔。怨不得與。

與玄景等言。大衍獨術天竺九執歷。而其法未盡。太子右司禦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合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三四。九執纔一二。而是非堅定。肅宗時用山人韓穎言。更歷節增二日。爲至德歷。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郭獻之等更曆。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緒。必更曆紀。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增損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合望密近。惟宣明爲然。遂以遵用。至昭宗時。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巧筭。能馳騁。反復

於乘除之變。而簡捷超徑。頗失其初。方一行造曆時。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太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曆。而唐曆莫善於大衍。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歷成。其本議曰。易大傳稱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故合一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故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

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之生數。自六
以往爲五材之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數。位一
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以一六爲爻位之統。爻始於
初。成於
六。五十爲大衍之母。中五行衍母。成數乘生數。其筭六
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爲地中之
積。合之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
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之用也。綜成數約中
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爲天地之數。
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著數之變。九六各
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

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爲天地之樞。
如環無端。而爲律曆之大紀也。夫易象微於三四。而
章於七八。卦有二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
之際焉。著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
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闢闔之交。而在章微之際。
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
率三百。以十位乘之。爲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
象。爲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
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
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

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中。閱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劫。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

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節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

探賈續集卷之五

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於是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合。則參伍二終之合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歛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朧胸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筭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

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遯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歛。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貞母。旬周曰父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其逶迤。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為速。不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矣。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遊交曰交會。

通鑑編 卷之五 下

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爲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議。以爲曆氣始於冬至。無所取之。取諸晷景也。二分爲東西之中。二至爲南北之極。而晷景進退有至不至者。乃日行盈縮使然。不可強而叶也。蓋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今曲就其變。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識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所書

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歷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歷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歷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

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議本孟氏章句。孟氏者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乃復初。坎震離兌。於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而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群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

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其日度議言古曆日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繫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

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都古歷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旣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起螽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紫觿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巳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裁。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之以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與土功。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也。日月嘉

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于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
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陽
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陽爲之食矣。
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爲古太
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
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
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盈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
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大儒。劉歆。賈逵。之倫。
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哉。以日蝕
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密率而

課夫日蝕之疎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而不可
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
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故必稽古史。虧蝕
淺深。加時朏胸數。協者。反覆求之。由曆數之中。以參
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
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曆。
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
常執中以俟變。天道如示諸掌矣。且日月交會。大小
固自若也。而月在日下。人於中。叙射而望之。令中國
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外此反觀。又交而

不蝕。故當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諸晨昏漏刻與地
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一術以齊之矣。其五星議言日
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
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失行也。常著
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
於時。而象之於政。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
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
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為俯仰。而神聖從效焉。不
然。則皇天何以陰騭于下民。而警悟乎世主哉。近代
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則皆謂之歷

舛。雖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相蒙。而兩
喪其實也。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
上下相距。反復相求。以初為常。而以其獨異於常者
為占。舊法以二星相近為失行。三星以上為失甚。天
竺曆以為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則趣
之。趣之行疾。遇所惡之星。則捨之。捨之行遲。凡皆以
精氣相感。故五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
十八舍之變。其推法密要如此。善乎歐陽公之言曰。
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
二者常動。而一有一無。出入升降。遲疾而不相為謀。

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使然也。故為曆者。始未嘗不精密於法。而後稍踈。謬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協於

天行。固其理哉。至一行密矣。

一行。昌樂人。郊公張公。謹之孫。博覽經史。武三

思慕其名。請結交。逃匿。隱於僧。習梵律。玄宗勅書。強起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切直無隱。受詔。與率府兵曹梁令瓚。造渾天儀。鑄銅為圓天之象。中具列宿赤道。及周天之度數。注水激外輪。令其自轉。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與同運。天西旋。一晝夜適一周。而日東行。亦適一度。月行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適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適一周。天於儀象正合。置木櫃為地平儀。半在地下。晦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能自按鼓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每歷一辰。能自按鐘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鈞鑿開鎖。交相持。而然。置武成殿前。示百官。奪天巧。至於此。然銅鐵久乃漸澁。不能適合。久亦不能復運也。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為一度。旋樞雙環。其表丈四尺六寸一分。餘

豎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南。北斜。兩極上下循規。各三十四度。表裏畫周天之度。其一向加銀釘釘之。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旋。然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徑齊。玉衡望筒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衡旋於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潤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有半。周日輪也。其陽經雙環。表一丈七尺三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於子午左右。用八柱相固。亦表裏畫周天度。一面加釘。亦加之銀釘。半出天上。半隱地下。雙間挾樞軸。及玉衡望筒。旋環於中也。其陰緯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銜。各半。內外俱齊。面平上為天。下為地。橫周陽環。謂之陰渾也。面上為兩界。內外為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七尺三寸。直徑八尺。厚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卯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如鳥殼之中。黃然。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而強赤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八分。赤道

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位也。後魏斛蘭所造。因着
 雙規。不能運動。臣今所造。轉運隨天。仍度穿一穴。即
 知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
 牽牛初。今在斗十度。隨穴退交。不復差謬。傍在卯西
 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而橫置之。黃道單環。表一
 丈五尺四寸一分。橫八分。厚四分。直徑四尺八寸四
 分。是日之所行也。故名黃道。太陽陟降。積歲有差。月
 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意斟酌以為率。故
 踈濶尤甚。今設此環。置赤道環內。仍開合使運轉出
 入四十八度。而亟畫兩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
 百刻。可使見日知時。上列三百六十策。與用卦相準。
 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
 五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
 曲遲速。與日行緩急相反。古亦無其器。今創置於黃
 道環內。使就黃道為交合。入出六十度。以測每夜之
 月離。亦上畫周天之度。度穿一穴。擬移交會。諸皆用
 鋼鐵為之。游儀四柱為龍。以龍象天。能興雲雨。故以
 致飾也。柱在四維。崇四尺七寸。水槽山崇一尺七寸
 五分。槽長六尺九寸。高廣各四寸。池深一寸。廣一寸
 五分。龍下有山雲。在水平槽之上。並銅為之。其所測

景。視古星經宿度。詳審較然。初淳風造曆。定二十四
 氣中晷。與祖冲之短長互異。未知孰是。及一行作
 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土中以為定。於是
 行上議曰。周禮六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
 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為日景於地。千里而
 差一寸。謂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
 辰四游升降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中焉。在今
 穎月陽城。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之。日
 在表北。景居表南。於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於林邑九
 寸一分。交州距洛水陸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然。以
 表考其徑。當五千里也。今所測交州夏至。在表南長
 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畧同。而使者還言於交望極
 纜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有列星粲然
 明大者甚眾。古所未識。乃渾天家以為常不見者也。
 蓋隨所至為見。如此。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
 水準繩。樹八尺之表。以引度之。自滑臺白馬縣。夏至
 之晷。尺有五寸七分。自滑臺表南行百九十八里。二
 百七十九步。得後儀岳臺。晷尺有五寸。微強。自後儀
 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晷尺
 四寸四分。自扶溝又南百六十里。至上蔡武津。晷尺

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晷差二寸餘。則舊說日千里而差一寸者妄矣。今以勾股法。校陽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分。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浚儀扶溝諸表視之。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北極差一度。極之遠近既異。則黃道晷景固隨之而變矣。又以圖經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十度四分。冬至晷七尺九寸四分。夏至表南三寸三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則五千二百三十三里矣。又南至於林邑。北至於鐵勒之地。各差十七度四分。則在鐵勒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度四分。極高二十二度。周圓百有四度。常見不隱。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纒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東。校其里數。已在回紇之北。而骨利幹極南之地。猶在其南矣。則知吳中常侍王蕃本鄭傳萬五千里為勾股斜射法。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徑五萬里者。所謂以蠡測海者也。不知日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游於太湖之中。

廣袤不盈百里。已見日月朝夕出入於湖中。及浮大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固出入其中也。令於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如此。縱亦宜然。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也。而或者各信所傳。以術天體。謂渾天可任數。而測天象可運筭。而籌是迷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君子所當闕而不議者也。誠以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窄。果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寔高。此又渾蓋家盡智畢議。而未有能通其說者也。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亦何益於天游之數哉。今為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予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止。則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卒謚大慧禪師。道士邢和璞。謂人言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言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適其期。洛下閎之言殆合矣。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以雨水為歲首。號

符天曆世易之稱小曆頗行於民間曆家不道也五代初曆因唐用崇玄至石晉時馬重績本土為法更造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以天寶乙未為上元雨水為歲首其法遂施於朝廷號調元曆行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崇玄曆復行至周世宗始留意於稽古脩舉廢墜之事詔更造曆而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曆數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著為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次為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為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朧胸而正朔望

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日躔有常度月行如循環而二曜以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史謂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宋初承用名應天曆而差未幾改乾元曆行之亦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逮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渡後有作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



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又百十年曆亦復八改。蓋古歷象主欽天授時。觀變知戒。故謹占察。後世欲求曆法遠過前人。可以行萬世法者爲準。而於交蝕之變。欲一以辰刻昭合爲驗。不效輒改。而所改造者。稍增損以求合。已輒不效。而徒爲詆訾也。元承用金曆。歲久寢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愨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歷以唐一行所造。

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尤廣。豈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於大都天規環不恊。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

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而彌精。其仰儀銘曰。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允

也。鑿環爲沼。準以概也。辨方正位。曰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斂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本五對也。首璇璣板。窠納芥也。上下懸直。與斂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腸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鑿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竒。鐵勒塞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

也。安渾宣夜所穹蓋也。六天之象言殊話也。一儀一揆孰善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窮神巧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泰山礪平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訶禁謹勿壞也。當是時監侯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溟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抄遠周寰海徧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

古曆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太都校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踵故歷增損傳會爲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創驗脩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爲之法而始於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

能述前法略備。而植表已短。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太少。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而晷景虛淡。難得其實。人於虛景之半。或設望筭。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爲表。高三丈六尺。端挾以二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爲四十尺。於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爲五。卽毫釐易分。而別創景符。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闔爲跌。其一端設機。可開闔。欹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竅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

二 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慎其中景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爲丈九尺五寸六分。夏至景長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爲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以時地頗異。而景長爲南至。短爲北至。其揆一也。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攷求最難。劉宋祖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用之。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曆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

至累日月測驗。至己卯冬至。三歲中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定擬二至時刻。減大明曆凡十九刻。二十分以上。考春秋而來。冬至無不盡合。其歲餘歲差。法曰。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有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惟所差至微。世曾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强。乃減歲餘二千五百分。爲二千四百六十二分。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立歲差之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

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歲餘天周。實相爲用也。今損益稍失其當。詎能與天協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六家。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之數。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一十一秒。定爲今所用歲餘之數。益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爲三百六十五度一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今所測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

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之數。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參驗之多者七十餘年。少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

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皆合。下埃方來。庶可永久無弊。

今曆參校疎密法云。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壬午歲十一月乙巳日十一刻冬至。距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氣應己未六刻冬至。元嘉曆推之得辛酉。後授時二日授時曆上考元嘉壬午歲冬至得乙巳。與元嘉合。隋大業三年丁卯歲十一月庚午日五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七十二年。皇極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上考大業丁卯歲冬至得庚午。與皇極合。唐武德元年戊寅歲十一月戊辰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六十二年。戊寅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至。與戊寅曆合。開元十五年丁卯歲十一月己亥日七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五百五十二年。大衍曆推之得己未

冬至後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
 巳亥冬至與大衍曆合。長慶元年辛丑歲十一月
 壬子日七十六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四
 百五十九年。宣明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凡
 授時曆上考長慶辛丑歲得壬子冬至與宣明曆合。
 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十一月丙午日六十三
 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三百年。乾元曆推
 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太平興國
 庚申歲得丙午冬至與乾元曆合。咸平三年庚子
 歲十一月辛卯日五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
 辰歲計二百八十年。儀天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
 時曆一日授時曆上考咸平庚子歲得辛卯冬至與
 儀天曆合。崇寧四年乙酉歲十一月辛丑日六十
 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十五年。
 紀元曆推之。得巳未日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曆
 上考崇寧乙酉歲得辛丑日冬至。與紀元曆合。先二
 刻。金大定十九年巳亥歲十一月巳日六十四
 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一十一年。大明曆
 推之。得巳未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大定
 巳亥歲得巳巳冬至。與大明曆合。先九刻。慶元四

年戊午歲十一月巳酉日十七刻冬至。距至元十七
 年庚辰歲計八十二年。統天曆推之。得巳未冬至。先
 授時一刻。授時曆上考慶元戊午歲得巳酉日冬至。與統天合。其日躔法曰。列宿麗
 天為舍二十有八。為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準日躔。
 欲紀之無從也。而大明一生。列曜俱熄。欲測其躔度
 也。實難。法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
 當為近。然杪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
 首以月食衝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
 相距遠近。於昏後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丁丑
 四月癸酉望月食。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
 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巳卯歲終三年之

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白相距度分定驗
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衝允合比今大明曆所測
實差七十六分而日離始得其真其日行盈縮法曰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
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損益四序各變前人未之知
也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始覺日行有入氣差趙道
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月進退求虧食劉焯立躔度
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得其真代述用之夫陰陽往
來追氣幾消息馴積而移可以晷測非可以法求也
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自此

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而交
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
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當夏至夏日至日行
一度弱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強實行九十一度三十
一分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
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赤道實行九十一
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
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
一分而復於冬至向之縮分亦盡損而無餘蓋盈縮
均有損益初為益末為損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

及冬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分。而行一週。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實由測晷景而得。以筭術推考。與所測允合。其月行遲疾也亦然。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而不知其遲疾。其後稍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該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

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度。若極疾度。若平行度。各晰而驗之。於交蝕。其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其行度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

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盡損而無餘。謂之遲未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月分十二限。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折而四之爲象限。而白道交周之故。爛然。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

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象限者四。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復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限。限爲七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爲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

天之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
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分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在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而推步爲難

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矣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失不可得也今日羸縮遲速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於微眇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加時無早晚則食分無強弱以上推詩書以來所虧食無不脗合下推將來庶永無弊乎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代損益不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中爲直距以兩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

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曆據汴爲準。於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爲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今萬曆丁亥。大統曆夏至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冬至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而申正去諸曆法積筭年月傳會之誤。則固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其言曰。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

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爲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至合而後曆可從定。諸曆因之。以爲經制。遠大衰序之法。轉相祖述。而世代遠邈。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筭繁多。乃翦截其數。增益日法。以傳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輒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要密。使宵旦之間。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遁。則近可驗遠。約可觀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濶之術哉。今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法一本

諸天行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爲合以驗天者庶幾得其自然學之貴反求近取執一該萬會千古於一息通一息於千古其揆一而已矣。

明興

高皇帝首嚴欽若曆象之典。吳元年聞括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吳元年基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二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

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

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上與羣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

上怒曰。是儒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卽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在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

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奧難未易知。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筭。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

報可。擢統爲監正。十八年。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歷觀星臺。因雨花臺之舊樓焉。令隔遠毋交通。二十年。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卽永久不可易也。今監統正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䟽爭。以爲推

步於舊法無爽。

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三十年革回回監。正統中。造己巳曆頒行之。而踈。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

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桀出之智。豫

國家曆數無疆之用也。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爲筭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說主筭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難分之所。積之無差。而後精。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帝典之言天寬。而曆常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踈。典命羲和。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數期槩舉全日。宜若已寬。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爲固有司之事。無所用數數爲也。後世日不足而爲度。度不足而爲分。爲秒。分秒益碎。積筭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

寸而量之。至丈必差。况天行無方體。而欲以數盡窮之乎。誠窮之。亦何益於脩省之實矣。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數之興。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

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筭迥恭。唯

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太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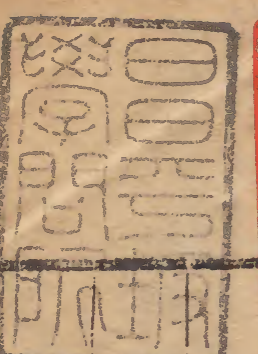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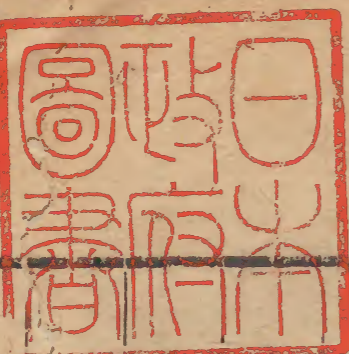
許臣暫住

朝參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候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伏乞

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

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

漢太史令張衡言之曰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務焉咨焉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斂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統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詳忌苛禁君子



未之或知焉

夫文者所以明道也。道明則文著。文著則道尊。此文與道之相與也。夫道之於文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道廢則文散。故君子必先慎乎道。道既成。然後文從之。文之於道猶木之於葉也。木茂則葉繁。道盛則文興。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既成。然後文從之。文之於道猶華之於實也。華實俱茂。則文道相輔。文道相輔。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王業成。此文與道之相與也。夫文者所以明道也。道明則文著。文著則道尊。此文與道之相與也。夫道之於文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道廢則文散。故君子必先慎乎道。道既成。然後文從之。文之於道猶木之於葉也。木茂則葉繁。道盛則文興。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既成。然後文從之。文之於道猶華之於實也。華實俱茂。則文道相輔。文道相輔。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王業成。此文與道之相與也。



京朝令籍安煎蒸丸一分之味

